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之十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之十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沙門慧立本

釋彥棕箋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二十

二年夏六月謝御製表經序并答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

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齋

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

寔雍州司馬李焄^三查長安縣令李軋

祐等^四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其

從若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五輦花

幡等擬送經像于弘福寺人皆欣踊各

竟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
數百件^一部伍陳列即以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二
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三影金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
痕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憍賞弥
國出愛王思慕^五如來刻檀寫真像刻
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
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
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

隋國鷲峰山說法花等經像金佛像
 一 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郝揭羅
 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三擬吠舍釐國
 巡城行化刻檀像等^五又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
 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九上座部經律論^七
 一十五部^八大眾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九
 三弥底部經律論^十一十五部^十弥沙塞
 部經律論二十二部^{十一}迦葉僻耶部經
 律論一十七部^{十二}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
 部^{十三}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十四}因
 論三十六部^{十五}聲論一十三部^{十六}凡五百

二千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馬
負而至其日所司普班諸寺但有寶
帳幢幡供養之具限明二十八日旦
並集朱雀街擬迎新至經像於弘福
寺於是人增勇銳各覓在嚴窮諸處
好幢帳幡蓋寶案寶輿寺別將出分
布訖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
爐列後至是並陳於街內凡數百事
布經像而行珠珮動音金花散彩預
送之儔莫不歌詠希有志塵遣累嘆
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內終屆弘福寺

門^二數^三十里間都人仕子^四內外官僚^五列

道兩傍瞻仰而立^六人物闐闐所司恐

相騰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花无得移

動而烟雲讚響處處連合昔如来創

降迦毗勒初昇觀史龍神供養天^八

衆圍遶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

其日衆人同見天有五色綺雲現於

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周

圓^九數里若迎若送^十至寺而微^{十一}

釋彥棕箋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十二}

天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来創降迦^{十三}

維慈氏將昇觀史龍神供養天衆奉

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
茲之盛也王辰法師謁 文武聖皇

帝於洛陽宮二月巳交見於儀鸞殿

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訖 帝曰師

去何不相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

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

許无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

罪唯深慙懼 帝曰師出家為俗殊

隔^四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大

朕甚嘉焉亦不煩為愧但念彼山

川阻遠方俗異心恠師能達也法師

對曰玄奘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
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

陛下握軋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

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 聖威振

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雲翔之

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殷躬而

敬之况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

也既賴 天威故得往還无難

帝曰此自是師長者之言 朕何敢

當也因廣問彼事自雪嶺已西印度

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古迹

四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无

得而載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覲壇邑
耳聞目覽記憶无遺隨問訓對皆有
條理^二 帝大悅謂侍目曰昔符堅稱
釋道安為神器舉朝尊之^四 朕今觀^六
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唯不愧^七
古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
无忌對曰誠如^九 聖旨^十 嘗讀晉國
春秋見叙安事實是高行博物之僧
但彼時佛法來近經論未多雖有鑽
研蓋其條綦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
衆妙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帝曰公^{十二}

言是也 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

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宜

修一傳以示未聞 帝又察法師堪

公輔之寄因勸歸俗助秉俗務法師

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伏膺佛道玄宗

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无異乘流

之舟使弃水而就陸不唯无功亦徒

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

即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時

帝將問罪遼濱天下之兵已會於洛

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令引入朝期暫相

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吳趙國公長

孫无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
不及 帝曰恣恣言猶未盡意欲共師
東行省方觀俗拍麾之外別更談叙師
意如何法師謝稱玄奘遠來兼有疾
疥恐不堪陪駕 帝曰師尚能孤遊
絕域今此行盖同跬步安足辭焉法
師對曰 陛下東征六軍奉衛罰乱
國誅賊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
玄奘自度終无裨助行陣之効虛負
途路費損之慙加以兵戎戰鬪律制
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伏

願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帝信納
而止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
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
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遠離壘^三
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
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
為國就彼翻譯伏聽^四勅旨帝曰^五
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為穆^七
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其
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又奏曰百
姓无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
遂成闡闖非直違觸憲網亦為妨廢^十

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帝大悅曰
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
師可三五日停憩還京就弘福安置
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自是辭還
矣三月己巳五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
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
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數以申留守
司空梁國公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
發使定州啓七奏令自依所須供給
務使周備八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
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

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

沙門文倫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

沙門明珠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

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

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

忠^三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響^四

寺沙門敬明益州^五多寶寺沙門道因

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

光寺沙門^七栖玄弘福寺沙門明潛會

昌寺沙門^八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

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蒲州^九普

救寺沙門行友^十棲巖寺沙門道卓^{十二}幽

州昭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
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
大捨持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三
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興善寺沙門^四
玄暮自餘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五
至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文創
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
顯揚聖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
日了佛地經至辛巳了菩薩藏經顯
揚論等歲暮方訖^六二十年春正月
甲子又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至

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論秋七月辛
卯法師進新譯經論現了者表曰沙^三
門玄奘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海^五
之津梁一乘之宗誠昇涅槃之梯蹬但
以物機未熟致蘊葱山^七之西經骨庭
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乎摩騰入
洛方被三川僧會遊吳始霑荆楚從
是已來遂得人修解脫之因家樹菩
提之業固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次
復嚴顯求經澄什^八繼譯雖則玄風日
扇而並處為朝雅玄奘輕生獨逢^九
明聖所將經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十

重聖言賜使翻譯比向義學諸僧等
專精夙夜不惰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
終訖已絕筆者見得五部五十八卷^二
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
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
論二十卷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一
十六卷勒成八秩^三繕寫如別謹詣^四闕
奉進玄奘^五又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
陛下親降^七鑿輦開青蓮之目今經
論初譯為聖代新文敢緣前義亦望
曲垂^九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真

冲言與旨為日月齊明玉字銀鈎將

軋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

載之外瞻仰无絕前又洛陽奉見日

勅令法師修西域記至是而成乙未

又表進曰沙門玄奘言竊尋蟠木幽

陵雲官記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

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

東夷楛矢奉刑措之君固以飛英曩

代式徽前典伏惟陛下握紀乘時提

衡制範刻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羣生

鼈足蓋灰堙方舉而補圓蓋耀武經

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澤徧泉源化

六
露蕭華房芝發秀浪井開花樂園

馴斑巢阿響律浮紫膏於貝闕霏白

雲於玉檢遼苑弱木而池濛汜圃炎

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承翔泛滄津

而委書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

開張掖近接金城秦戍桂林繞通珠

浦而已玄奘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靜

謚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

辟秋蠡徒以憑假 皇靈颺身進影

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驛之外條支

巨巖方驗前聞蜀賓孤鸞還稽曩實

時移歲積人願天從遂得下雪岫而
 泛提河窺鶴林而觀鷲嶺祇園之路
 髣像猶存王城之基坡陀尚在尋求
 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紀
 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音
 之所踐藉空陳廣袤夸父之所凌厲
 无述土風斑超倏而未遠張騫望而
 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
 千之壇頗窮葱外之境皆存實錄匪
 敢彫華謹具編裁稱為大唐西域記
 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
 飾以右言掩博物於晉呂廣九丘於

皇代但玄奘資識淺短遺漏寔多兼拙於筆語恐无足觀覽丙申神筆自答書曰省書具志來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闡法門弼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為經題非已所聞又云其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勅奘尚丁酉法師重表曰沙門玄奘

言伏奉墨^一 勅猥垂獎喻^二 枉奉^三

綸言精守^四 振越^五 玄奘業行^六 空踈謀^七 衆

緇侶^九 幸屬九瀛^十 有截四表^{十一} 无虞憑^{十二}

皇靈以遠征^{十三} 恃^{十四} 國威而訪道^{十五} 窮遐

冒險^{十六} 雖勵愚誠^{十七} 慕異懷荒^{十八} 寔資^{十九}

朝化所獲^{二十} 經論蒙遣^{二十一} 翻譯見成^{二十二} 卷軸

未有詮序^{二十三} 伏惟^{二十四} 陛下^{二十五} 歡思雲敷^{二十六} 天

花景爛理^{二十七} 包繫象^{二十八} 調逸成英^{二十九} 跨千古

以飛聲^{三十} 掩百玉^{三十一} 而騰實^{三十二} 竊以神力^{三十三} 无

方非神^{三十四} 思不足^{三十五} 銓其理^{三十六} 聖教玄遠^{三十七} 非

聖藻^{三十八} 何以序其源^{三十九} 故乃冒犯威嚴^{四十} 敢

希題目^{四十一} 宸睠冲邈^{四十二} 不垂矜許^{四十三} 撫躬

累息相顧失面玄奘聞日月麗天既
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
涯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璧奇
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
祈伏乞雷雨曲垂十天文俯照配兩
儀而同久尚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
微言假神筆而引遠鷄園奧典託英
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
春虫蠢虫迷生方起塵累而已自此方許十三
二十二年春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甲十四
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六月十六

庚辰 勅追法師赴宮比發在途屢
有使至令緩進无得勞損既至見於
玉華殿甚歡 帝曰朕在京苦暑故
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好能省
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
大勞也法師謝曰四海黎庶依

陛下而生

聖躬不安則率土惶怖

伏聞

鑿輦至此御膳休宜凡預舍

靈孰不蹈舞願

陛下永保崇高尚

天无極玄奘庸薄猥蒙齒舌銜荷不

覺為勞

帝以法師學業該瞻儀韻

淹深每思通勸歸俗致之左右共謀

朝政往於洛陽宮奉見之際以親論
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隆
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為六合務廣萬
機事殷兩目不能遍鑒一心難為
獨察是以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
朝猷弼諧邦國彼明王聖主猶仗群
賢况朕四憲五闇而不寄衆六愆者也意
欲法師脫須菩提之染服掛維七摩詰
之素衣升八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
道於意何如法師對曰九陛下言六
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獨守寄諸賢

哲共而成之仲尼亦云君失臣得故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一玄奘謂此言將
誠中庸非為上智若使有臣皆得察
紂豈无臣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仰
惟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
自得其緒况撫運三以來天地休平中
外寧晏皆是陛下不荒不媿不麗
不侈兢兢業業五雖休勿休居安思危
為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辨七
二三以明其事陛下經緯八宏之
略駈駕英豪之才剋定禍亂之功
崇闡雍熙之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

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於人其

義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禮移澆風

於季俗反淳政於上皇賦遵薄制刑

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

恩波咸遂安樂此又 聖心^六聖化^七无假

於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

東逾日域西邁崐丘南盡炎洲北窮

玄塞^十駸蹄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

莫不候雨瞻風稽顙屈膝獻珍貢寶

充委夷邳此又天威^{十一}所感無假於人其

義三也獫狁為患其来自久五帝所

不臣三王不能制遂使河洛為被駿

之野鄧鄩為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凶

奴得志^二殷周已來不能攘殲至漢武

窮兵衛^四霍盡^三力雖^九取枝葉根本猶存

自後以來不聞良策及^十陛下御圖一

征斯^{十一}殛傾巢倒穴无復子遺瀚海燕

然之域並入堤封^{十二}單于弓騎之人俱

充^{十三}臣妾若言由目則虞夏已來賢輔

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无假

於人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

隋帝怒^{十四}天下之師三自征^{十三}罰攻城无

傷半^{十五}埽野掠不獲一人虚喪六軍狼

猥而反 陛下暫行將數萬騎摧駐
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
俘馘三十萬衆用兵御將其道不殊
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
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
華和氣氤氲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
角呈竒白狼白狐朱鷹朱草昭章雜
沓无量億千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
至无假於人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
乱竊為 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亦
伊吕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

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願也伏
乞天慈終而不棄 帝甚悅謂法師

曰師向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
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也既欲敷揚

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已後

亦當助師弘道釋彥棕箋曰法師才

兼內外臨機訓荅其辯洽如是難哉

昔道安陳諫符堅之駕不停恒標奮

辭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逃

遁之勞豈如法師雅論纔申 皇情

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踰貞以此而言

可不煩月旦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

褚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
皆 陛下聖德實如師言呂等備位
而已日月之下瑩熾何功帝笑曰不
如此夫珎裘非一狐之腋大廈必衆
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
操故濫相光飾耳 帝又問法師比
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
一百卷帝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
明何義答曰論是弥勒菩薩說明十
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五答謂五識
相應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无

尋唯伺地无尋无伺地三摩四多地非
三摩四多地有心地无心地聞所成
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
地菩薩地有餘依地无餘依地及舉
綱提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向
京取瑜伽論論至帝自詳覽觀其詞
義宏遠非從來所聞嘆謂侍臣曰朕
觀佛經譬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法
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
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
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
汀溼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

致此妄談也。因勅所司簡秘書省書手寫新翻經論為九本而雍洛并充相荆楊涼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時司徒趙公長孫无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臣聞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其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昭明飛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故得法師當對茶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經履危途而訪道見珍殊俗具獲真

文歸國翻宣若菴園之始說精文奧
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所
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
航有寄又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
蠢黔黎俱食妙法臣等億劫希逢不
勝幸甚 帝曰此是法師大悲願力又
公等宿福所逢非朕獨所致也 帝
先許作新經序機務繁劇未及措意
至此法師重啓方為添翰少頃而成
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
字神筆自寫勅貫衆經之首帝居慶
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坐使弘文館

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群寮宣讀
霞煥錦舒極褒揚之致其詞曰

盖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
无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
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招罕窮
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
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
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
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
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
舉威靈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无滅
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
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
凡愚區區庸鄙投其盲趣能无疑惑
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
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
盲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
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
乍必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
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
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
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詐能方其
朗潤故以智通无累神測未形超六
塵而迥出隻千古而无對凝心內境
悲正法之陵遲^五 拯^六 慮玄門慨深文之
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爲

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徃遊
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
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
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
西字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
雙林八水味道二飡風庶苑鷲峰瞻奇
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
探四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
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
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
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

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
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
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
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
之端二唯人所託二譬夫桂生高嶺雲露
方得泫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汙
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
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
則濁類不能霑夫以卉木无知猶資
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
成慶方真茲經流施將日月而无窮

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時法師奉
聖製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
探蹟^五高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
真如之境猶且遠^六徵義^七冊覩奧不測
其神遐想軒圖^八塵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九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廊先
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十廣列代之
區域^{十一}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
並入隄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十二}玄奘
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万里恃^{十三}
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
頃^{十四}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

乘窮驚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三還

獻紫宸尋蒙下六豐賜使翻譯七玄英識八

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

愧瀉瓶之敏九所譯經論十紕舛十一尤多遂十二

荷十三天恩十四咎神撫序文超象繫之表十六

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承梵嚮十八

踊躍歡喜如聞受記无任欣荷之極十九

謹奉表二十詣二十三闕陳謝以聞二十四帝省表二十五

復手報書曰二十六朕才謝珪璋言慙博二十七

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二十九昨製序文深三十

為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凡礫三十一

於珠林忽得來書課承褒讚循躬省
慮弥益厚頽盖不足稱空勞致謝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三十張 通

又曰高麗國大加...

大善大慈恩寺...

蘇振益厚厥蓋...

汝耕林參野...

連連於內...

為郡...

...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悰箋

起二十二年六月^二 天皇製述聖^三

記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荅書

二十二年夏六月 天皇大帝居春宮

奉觀 聖文^四又製述聖記其詞曰^五

夫顯揚正教非智无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六尋之者不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緣无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高是以名无翼而長飛道无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盖接翔雲而共飛狂野春林
尚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鍛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
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虫金匱流
梵說之偈，遂使阿耨^三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者，閻嶮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
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
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
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
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搃成
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
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
志夷簡，神清齒亂之年，體拔浮華之
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

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
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元質尋
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
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徃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曲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
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
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二引大海
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
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
以顯揚三斯旨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
之明四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六

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舍金石
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
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法師進啓謝曰玄奘聞七耀摘光憑
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而通
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
人理在無惑伏惟

皇太子殿下發揮

睿藻再述

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
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韶而
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
銘佩奉啓陳謝時降

令書曰治素无才學性不聰敏內典
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
繁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
慙悚交并勞師等遠臻深以為愧
釋彦悰箋述曰自二聖序文出後王
公百辟法俗梨庶手舞足蹈歡詠德
音內外揄揚未浹辰而周六合慈雲
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
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
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為此也時
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鑿
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

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
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三

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早弃^四方思^五

報吳夫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六

臣高季輔宣令日寮人不造各謹所^七

鍾年在未識慈顏弃背終身之憂貫

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寵^九

忌在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十一}屺之望益^{十三}

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遠瞻奉无

逮徒思昊天之報因寄烏鳥之情竊

以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鴒慕

是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十五}

寺妙選一所奉為文德聖皇后即營
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
林泉務盡形勝仰規忉利之果副此
岡極之懷於是有司詳擇勝地遂於
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
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倣給
園窮斑倂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
桂櫟樟楫欄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堊
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
凡十餘院惣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
褥器物備皆盈滿文武聖皇帝又

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因

勅春宮作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羲皇至蹟精粹止於龜文軒后

通幽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

殊昧實際之源徵綠錯以研幾蓋非

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于

八埏德洽生靈激波瀾於万代伏惟

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

殿凝旒而神交鷲嶺捻調御於微珥

匪文思之所窺綜波若於綸言豈繫

象之能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

之音訓泱案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

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弥
入堤封而作鎮互連德水迹帝里之
滄池^二含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
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无幽
不闡所謂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
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具相
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
矣爰自開闢^五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
文尚隱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霄晉
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同盞酌豈
達四海之涯取辭管窺寧窮七曜之

隕泊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
 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
 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
 說之偈必萃清臺猗吼貝葉之文咸
 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芽茎垂此慧
 雲遍霑翔走豈非歸依之勝葉聖政
 之靈感者乎夫菩薩藏經者大覺義
 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以證无生菩
 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
 資四无量心根力斯備盖彼岸之津
 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中年身毒
 歸化越熱坂而頒翔跨懸度以輸縣

文軌既同道路无擁沙門玄英振錫
尋真出自玉闕長駮奈苑至于天竺
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
詔翻譯於是畢切余以問安之暇澄
心妙法之寶奉述

天旨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
自是帝既情信日隆平章法義福田
功德无輟於口与法師无暫相離
勅加供給及時服卧具數令換易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袈裟
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

線出入所從。帝庫內多有前代諸
納。咸无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為
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恒將
隨。遂二十二年。駕幸洛陽宮。時蘓
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
行學。該內外。為朝野所稱。帝召之
既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納。
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既
來謁。龍顏故取披服。帝哂其不
妙。取納。今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
曰。福田資像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
作縷。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

相氛氲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宣
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
意欲之帝並不為各施絹五十疋即
此納也傳其麗絕豈常人所宜服用
唯法師盛德當之矣時并賜法師剃
刀一口法師表謝曰沙門玄奘伏奉
勅賜納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荐
臻寵靈隆赫恭對惶悻如履春冰玄
奘幸遭邕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
業无紀四恩靡答謬迴天睠濫叨雲
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銛

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
斷塵勞之網起餘譏於彼已懼空踈
於冒榮慚恧屏營趨承俯俴鞠心跼
踏精爽飛越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
謝以聞塵蹟聖鑒伏深戰慄 帝少
勞兵事慕曆之後又心存北庭及遼
東征罰擲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
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
留心八正牆塹五乘遂將息平復因問
欲樹功德何寂饒益法師對曰衆生
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殖法為其資
弘法由人即度僧為寂 帝甚歡秋

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
四海塗原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躬
履兵鋒亟犯風霜宿於馬上比加藥
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
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
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
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
六所計度僧尼五一万八千五百餘人
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
侶將絕蒙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
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問金剛般若

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
逾身命之施非恒沙珍寶所及加以
理微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持未
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
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
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據梵本具
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
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
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无分別
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
知舊經夫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
二頌闕一九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

所翻舍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

少可 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

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不必

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

剛般若委依梵本奏之 帝甚悅冬

十月^三車駕還京法師亦從還先是

勅所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別營一所

号弘法院既到居之晝則帝^五畚談說

夜乃還院翻經更譯无性菩薩所釋

攝大乘論十卷世親論^十十卷緣起聖

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戊申^八

皇太子又宣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
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勅旨度
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
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
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雲氣瓊
礎銅沓金環華鋪並加殊麗令法師
移就翻譯仍網維寺任法師既奉令
旨令充上座進啓讓曰沙門玄奘啓
伏奉令旨以玄奘為慈恩寺上座恭
聞嘉命心靈靡措屏營累息深增戰
悚玄奘學藝無紀行業空疎敢誓捐
罄方期光贊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

獲經論奉勅翻譯情真法流漸潤克
滋鼎祚聖教紹宣光華史冊玄奘昔
冒危途久嬰痲疾驚蹇力弊恐不卒
業孤負國恩有罰無赦命知僧務更
貽重譴魚鳥易性飛沉失途伏惟皇
天子殿下仁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
樹之悲結寒泉之痛式建伽藍將弘
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非其器
必有蹟什伏願敬情遠鑒照弘法之
福因慈造曲垂察愚鄙之忠款則法
僧無悔吝之咎魚鳥得飛沉之趣不

任瀝懇之至謹奉啓陳情伏用悚悸
十二月戊辰又勅太常卿江夏王道
宗將九部樂万年令宋行質長安令
裴方彥各率縣內音聲及諸寺幢帳
並使豫極莊嚴已巳旦集安福門街
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
通衢其錦綵軒轅魚龍幢戲凡千五
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
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
綾羅幡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師
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
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

又於像前兩邊各嚴大車車上豎長竿懸幡幡後即有師子神王等爲前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京城僧衆執持香花唄讚隨後次文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大常九部樂挾兩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幡鍾鼓匄磬繽紛眩日浮空震曜都邑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皇太子遣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千餘人充手力勅遣御史大夫李軌祐為大使而武侯相知檢校

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手執香爐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

勅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壬申將欲度僧辛未

皇太子而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寺南列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寮陪從禮佛已引五十大德相見陳造寺所為意發言嗚噎酸感傍人侍臣及僧无不哽泣觀蒸蒸之情亦今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

行成宣恩宥降京畿見禁囚徒然後
剃髮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屏
人下閣牝佛兩妃等巡歷廊宇至法
師房製五言詩帖於戶曰停軒觀福
殿遊目眺皇畿法輪含日轉花蓋接
雲飛翠烟香綺閣丹霞光寶衣幡虹
遙合彩空外迥分暉蕭然登十地自
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
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
隆近古以來未曾有也其日^{十三}

勅遣法師還北闕二十三年夏四月

駕幸翠微宮

皇太子及法師並陪

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因

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

經訓對 帝深信納數攘袂嘆曰朕

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帝發

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无減平

昔至五月己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

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秘不言

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

即 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

曰永徽万方號慟如喪考妣法師還

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无弃寸

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
必兼夜以續之過乙之後方乃停筆
攝經已復四禮佛行道至三更慙眠五
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
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
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決疑請義
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稟六復有
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
紵寶裝八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
止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
教誡盈廊溢廡皆誦答處分无遺漏

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无所擁
 滯猶尚諸德說西方聖賢之義諸部
 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
 論劇談竟无疲惫其精敏強力過人
 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來過禮懺逢
 迎誘導並皆發心莫不捨其騎華肅
 敬稱嘆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
 賈敦績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
 杜正倫恒州刺史蕭銑因朝集在京
 公事之暇相命叅法師請受菩薩戒
 法師即授之并為廣說菩薩行法勸
 其事君盡忠臨下慈愛群公歡喜辭

去矣勿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叅法
師謝聞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
如來受純陀之供法无所求淨名遂
善德之請皆為顯至理之常恒示凡
聖之无二又是因機以接物假相而
引道為之者表重法之誠受之者為
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染於
名利者哉仰惟宿殖德本非於三四
五佛深達法相善識六一十二部獨悟
真宗遠尋聖迹遊崛山之淨土浴恒
水之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七至

文於百代之後探玄旨於千載之前
津梁庶品不暎不昧等施一切无先
无後蹟等識蔽二空業淪三界猶登
然之自纏如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教
生信隨緣悟解頂礼歸依受持四句
隱身而為宴坐厭苦而求常樂而遠
滯无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在
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无取義涉有
无不能即八邪而入八正行非道而
通佛道辟涉海而无津猶面牆而
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叅奉曲蒙接
引授菩薩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无

上道心一念破於无邊四心盡於來
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
足為喻始知如來之性即是世間涅
槃之際不殊生死行於波若便是不
行得彼菩提翻為无得忽以小機預
聞大教頂受尋思无量歡喜然夫檀
義攝六法施為優尊位有三師居其
一弘慈利物雖類日月之无心仰照
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聞法捐
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輒敢庶
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

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意所與
 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
 集岳與須弥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
 幸甚春寒尚重願動止休宜謹遣白
 書諸无所具賈敦蹟等和南其為朝
 賢所慕如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
 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
 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
 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
 國之崇基為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
 附表聞奏

勅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云師所

九

營塔功大恐難卒成宜用軌造亦不願
師辛苦今已勅大內東宮掖庭等七
宮亡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
軌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
十尺做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
有五級并相輪露槃凡高一百八十
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
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
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
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
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略曰玄奘

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預聞
 像教儻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
 出家目覩靈相幻而慕法耳屬遺筌
 聞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
 如來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歷尊
 師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
 東傳道阻且長未能委恚故有專門
 竟執多滯二常之宗黨同嫉異致乖
 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所歸
 是以面驚山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
 潛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一生之
 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結是聖迹之處備

謁遺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
一所悲所見於未見遇一字慶所聞
於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
遂誠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 詔許
翻譯 先皇道跨金輪聲振玉鼓紹
隆象季允膺付屬又降發 神哀親
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講道復為述
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漢
汗垂七耀之文鏗鏗韻九成之奏自
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
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

所天雅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

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

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二記庶使魏我

永劫願千佛同觀氛氲聖迹與二儀

齊固時三藏親負篋番搭運軌石首

尾二周功業斯畢五夏五月乙卯中印

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六慧天等

致書於法師智光七於大小乘及彼外書

四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

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八咸共

宗焉九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

匠誘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師遊西域日十

常共切磋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
於方等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誣訶
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媿
伏自別之後欽佇弗忘乃使同寺沙
門法長將書并賣讚頌及艷兩端揄
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
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眾所
共圍繞上座^四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
於无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
耶^六敬問无量少病少惱^七我慧天茲甚

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
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无量多
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
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
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
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
木叉阿遮利耶願知其為遠賢所慕
如此五年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
書法師答并信物其書同文錄奏然
後將付使人其詞曰^五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修書中印度摩
揭陁國三藏智光法師座前自一辭

違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聞思
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苾芻法長至蒙
問并承起居康勝豁然目朗若覩尊
顏踊躍之懷筆墨難述節候漸暖
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使還承正法
藏大法師无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
嗚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滅遷棄
之痛何期速歟惟正法藏植慶曩晨
樹功長劫故得挺冲和之茂質標懿
係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輝龍猛重然
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塞洪

流於倒海策疲徒於實所示迷衆於
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
也又如三乘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
莫不韞綜曾懷貫練心府文脈節而
克暢理隱昧而必彰故使內外歸依
為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誘曉夜
不疲衢樽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
問道得預參承并荷指誨雖曰庸愚
頗亦蓬依麻直及辭還本邑囑累尤
深懇勸之言今猶在耳方輿保安眉
壽式贊玄風豈謂一朝奄歸萬古追
惟永往弥不可任伏惟法師夙承雅

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奈何有為法尔當可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宣洪葉高那遷化總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四海而恒流福智莊嚴而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周今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聖躬万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制衣序令所司

抄寫國內流行爰至隣邦亦俱遵習
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邕邕穆
穆亦不異室羅筏捨多林之化也伏願
照知又前渡信渡河失經一馱今錄
名如後有信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
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
玄奘和南又荅慧天法師書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
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
仰雅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苾芻
法長至辱書敬承伏豫用增欣悅又
領白疊兩端讚頌一夾來意既厚寘

德愧以无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拙慮九部之經達正法幢引歸宗之客擊克勝鼓挫鏖腹之賁頡頏王侯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徒衆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豎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无高下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_五遊生凌觸

罷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
師寄申謝悔何懷固之甚也法師學
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无以比
其波瀾淨末互珠不足方其曠潔後
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勗良規闡揚正
法至如理周言極无越大乘意恨法
師未為深信所謂耽翫羊鹿弃彼白
牛賞愛水精捨頗脰寶明明大德何
此惑之滯歟又坏器之身浮促難守
宜早發大心在嚴正見勿使臨終方

致嗟悔今使還國謹此代誠并附片
物蓋欲示酬來意未是盡其深心也
願知前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馱今
錄名如別請為附來餘不能委述茲
荅玄奘謹呈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二十三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悰箋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

慶七年春三月

百官謝示

御製表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

又譯理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

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

比量門譯寮僧伍覽造文跡時譯經

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

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

立破義圖序曰

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
至哉變通及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
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
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
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智之教
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冥真俗而
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
是知法王法力超群生而自在自覺
覺人摧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
震而電耀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

觀其應迹若有去來察此真常本無
 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
 明德无遠不臻是以萌蒂疇昔神光
 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款於
 茲日伏惟 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
 輪而臨四有握璿極而撫万方耀慧
 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
 逐荒妙樂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歡喜
 之都振聲教於无邊通車書於有頂
 遂使百億湏弥既咸頒於望袂三千
 法界亦共沐於
 皇風故令五方印度改荒服於藁街

十八事隨譯梵文於秘府乃有三藏
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
慧夙成該覽宏瞻德行純粹律業翹
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紀者也
每以釋教東遷為日已久或恐邪正
雜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邊維
驗真文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為
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海
无塵遂得拂衣玄漠振錫葱嶺不由
味於菡醬直路夷通豈藉佩於杜衡
遙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涉恒

水於東維採貝莖於鷲山窺金文於
 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
 向七百部並傳以藩駟聿歸上京因
 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
 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內之一部也
 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
 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
 約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
 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數載未足測
 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
 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
 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博習羣

經多所通悟皆蒙別勅追赴法筵
遂得函丈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既善
宣法要妙盡幽深奉法師等是以各
錄所聞為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
通无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
師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
於嵩岳嘗枉步於山門既筮仕於上
京猶曲睦於窮巷自蒙修攝三十餘
年切思^三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節操
精潔戒行冰霜學既照達於一乘身
乃拘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

開遮折之但以外不同行已各異
言戲之間是非鋒起師乃從容謂才
曰檀越復^二研味於六經探賸於百氏
推陰陽之僣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
生平未見太玄^四詔問湏臾即解由來
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復成以此有限
之心逢事即欲穿鑿但以佛法玄妙
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強學推尋恐非措
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
乎法師後逢因明創行義趣幽隱是
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
論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

之多不能解今若復能通之可謂內
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
未之前聞耻於被試不知復為強加披
閱於是依極成而探深義憑比量而
求微旨反覆再三薄識宗趣後復借
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
以諸法師等雖復序致泉富文理會
通既以執見叅差所說自相矛盾義
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疊
發蕭牆故容外侮闕測然佛以一音
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

不為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輒為
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
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
下三卷号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
即是論之本文其朱書注者以存師
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
撰用决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
鄒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
難見者仍畫為義圖共相比校仍更
別撰一方丈圖獨存才之近注論既
外无人解无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
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无再請

尚曰傳燈聞一知十方稱殆庶况乎
生平不見率尔輒事含毫今既不由
師資注解能无紕紊竊聞雪山夜叉
說生滅法丘井野獸嘆未曾有苟令
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
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
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真
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弘之者
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
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
之三藏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慧立

間而慙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于
 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
 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廓^二寥類
 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
 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三處无生其猶
 昧况有紫繩八邪之網^三沉淪四倒之
 流而欲窺究宗因^四辯其同異者无乃
 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五慧基
 早樹智力夙成行絜珪璋操逾松杞
 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七惣三藏於
 曾懷包四含於掌握^六嗣清微於曩括
 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

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
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首
歸序折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
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
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
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
端苟覓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
正說任我慢之偏心二媒銜公卿之前
蹠喧閭巷之側四不慙顏厚靡倦神勞
大再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
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釜

竈之堪陟乃言崐閩之非難殊登觀
 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
 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聲
 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
 且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汪之
 稱元禮模楷之譽亦未聞誇竟自媒而
 獲搢紳之推仰也云立致書其事遂
 寢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聞其
 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檄譯經僧

衆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回或尤譏 沆晦未悟 圓覺所歸

又淪愛海

舟楫攸稀

異執乖覓

和合是依

去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疑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悃悃

垂誨斐斐

歸敬日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殞雙樹

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霑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符妣盛其風

來自是名僧間出賢達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

浮曷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

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

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

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

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九是玄義

雖冥會幽途事理絕於言象然攝生

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

如披戰爭干戈竟發負者屏氣勝者

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
无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耻
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拯持達立法
幢_二極推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
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
對難合膠而能闡弘三寶无有是處
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
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
詞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
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
淨名之誼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喻之

歸无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
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
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見僧徒雲集並
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
不側聽瀉瓶皆望湯盪滌掉悔之源銷
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五令李淳風者聞
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
慧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調御法體然
皎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
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
但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鷄成鳳南郭
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

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
正法既遙未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
道寢將湮落玄英法師頭陀法界遠
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河仍覩七處八
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邦娑羅寶階仍
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
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
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皆質之
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
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蘊始路既得之
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无

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无深淺志能
决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
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
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
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
羅佛法稟自生知无尋辯才寧由伏
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說不同觸為各
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
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
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魚蹴蹋
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
如龍種抗說无垢釋疑則苾芻志曇

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為煩若
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
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
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恙
弟子柳宣白庚子譯經僧明璿答柳
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曰

於赫大聖 覺種圓明 无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導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向爭名 飾非鑿是

抑重為輕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招 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悻悻

用簡英英

逕述曰頃於望表預瞻歸敬之詞覽

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

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

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沉淪

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鬻蒼會而自處

九十五道竟仗以忘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亡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推外
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殫彼邪
山駢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无得而言焉昔
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
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
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
騰蘭蕪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
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
邪安禪肅物緝頽網者接武維絕細
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

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
靈秀出舍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贈五
乘悲去聖之逾遠閱來教之多闕緬
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
吊振衣警錫討本尋源出玉関而遠
遊指金河而一息猶疑梵宇探幽洞
微旋化神州揚真弥課遺詮闕典大
備茲辰方等圓宗弥廣前烈所明勝
義妙絕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
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就無
求之无求蠹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
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洎其深重空何

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
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心為法形言
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
粹旨冲宗豈造次所能覩縷法師凝
神役智詳本正未絹熙玄籍大啓幽
闕秘希聲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
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
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
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
近七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
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

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
云也呂奉御^二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
器宇該通夙彰^三博物戈獵開墳之典
鈞深壞壁之書觸頰而長窮諸數術
振風颺於辯囿^五摘光華於翰林驥首^七
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
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尋
象戲立說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
倩方今蔑如也既而^九翱翔群略綽有^十
餘功而敬慕大乘夙^{十二}敦誠信比因友^{十三}
生戲尔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
已穿鑿比決諸䟽指斥未非誼議於

朝廷形言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
覈其知也誠為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
五紙成卷研機三䟽向已一周舉非
四十自无一是自既无是而能言是
䟽本无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
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
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為是所是是
是恒非不為非所非以茲貶失致惑病
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
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
宗體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

體皆依而為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
迷一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
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於平
去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城為滅城
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
前後又探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
雖復廣搜七種而只當彼一轉然非
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
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
无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
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
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

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无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

可得乎試舉二三異詳大意深痲繁
緒委荅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
而至此裁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
因彰^二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辟洪鑪非
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
令李君者靈府沆秘襟期邈遠專精
九數綜涉六^三文博考墳圖瞻觀雲物
鄙衛宏之失度陋禪^四竈之未工神无
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致
間^五言以實際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調
御法體此乃信薰^六修容有分證稟自
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

而首遠天師妙道幸以再期且寂氏
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
雖謂不混於淄濁盖已自濫於金鑰耳
惟公逸宇寡廓學殫墳素底身以仁
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
節以干雲淡清潤而鎮地騰芳文苑
職處儒林摺據九疇之宗研詳二戴^十
之說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十二}
義符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推其准^{十一}
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十三十四}
絕聞於野魚鱉之詠盈耳於朝惟名^{十五}

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
 成弘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誼議同
 耻疚懷故能投刺舍膠允光大義非
 夫才兼內外照冥鄰幾豈能激揚清
 濁濟俗匡真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
 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
 猥以庸陋叨廁末造雖慶朝聞終慙
 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
 牆仞罕窺詞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
 而霈澤必需詞雷迅發恐无暇掩耳
 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繁乎鄧
 林潢漑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

以愚懦垂通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願已庸
踈弥增悚慙指述還荅餘元所申釋
明濬白^三

癸卯宣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
勅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
與呂公對定詞屈謝而退焉^五

顯慶元年春正月景寅 皇太子忠
自以非嫡不敢久處元良乃慕太伯
之規陳表累讓 大帝從之封忠為
梁王賜物一万段甲第一區即以其

月冊代王^一 弼為^二 皇太子^三 代子^四 就
大慈恩寺為^五 皇太子設五千僧齋
人施帛^五 三段

勅遣朝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
中書侍郎李義府因叅法師遂問

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更有何事
可以光揚又不知^七 古來翻譯儀或如

何法師報曰法藏冲奧通演實難然
則內闡任持^八 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
在 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馳千里

依松之葛遂竦萬尋附託勝緣方能

廣益今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陳符^九

姚已來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臣贊
助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侍
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
姚主及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
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及製經序
齊梁周隋並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
那譯經^五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
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
蕭瑋等監閱詳緝今獨无此又慈恩
寺^七聖上為文德聖皇后營建壯麗輪
奐^八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

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為致言則
斯美可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
遂為法師陳奏

天皇皆可之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
兼檢校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
安縣開國公崔殷禮宣

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

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

書左僕射燕國公子志寧中書令兼

檢校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

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

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汾陰

縣開國男薛光超守中書侍郎兼檢
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
書侍郎杜正倫等時為省閱有不穩
便處即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
三兩人罷朝後

勅遣內給事王君德來報法師去師
須官人助翻經者已處分于志寧等
令往其碑文朕望四自作六不知稱師意
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七

綸旨允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
覺淚流襟袖翌日法師自率徒衆

等詣

朝堂奉表陳謝

表文

二月有尼寶乘

者高祖太武皇帝之婕妤隋襄州

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

美擅椒闈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虧

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時

從其受學嗣位之後以師傅舊恩封

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出

家帝從其志為禁中別造鶴林寺而

處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

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二月十日

勅迎法師并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

赴鶴林寺爲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
又勅莊校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
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迎接入
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
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
翠桃紅松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映其
間飄飄然猶給園之衆適王城矣既
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爲寶乘等五十
餘人受戒唯法師一人爲闍梨諸德
爲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巧
工吳智斂圖十師形留之供養鶴林

寺側先有德業寺尼衆數百又奏請

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事訖

辭還觀施隆重勅遣內給事王君

德將手力執花蓋引送衢路觀者極

生善焉鶴林後改為隆國寺焉無幾

御製碑文成勅遣太尉公長孫無

忌以碑宣示群公其詞曰

朕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

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

輝天靡測盈虛之象四溟紀地豈究

波瀾之極况乎法門冲寂現生不滅

之前聖教牢籠示有无形之外故以

道光塵劫化洽含靈者矣緬惟王宮
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沿騰光樹曲
空任之幹演德音於庶苑會多士於
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代
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上括
欽風魂沉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
宅而辟炎輪昇慧日皎重昏而歸晝
朕逖覽緗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
其唯釋教歟 文德皇太后憑柯瓊
樹疏派璿源德照塗山道光媯汭流
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扇

徽猷於萬古遽而陰精掩月永戩貞
輝坤維絕細長淪茂跡撫奩鏡而增
感望陟岵而何追昔仲由興嘆於千
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
切於終身故載懷興昔創茲金地却背
邠郊點千疋之樹錦前臨終岳吐百
仞之峯蓮左面八川水皎池而分鏡
右隣九達羽飛蓋而連雲抑天府之
奧區信上京之勝地尔其雕軒架迥
綺閣凌虛丹空曉烏煖日宮而沆彩
素天初兔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
踈庭佩紫芳巖冬桂密戶藂丹燈皎

繁花焰轉煙心之鶴幡標迫剝彩縈
天外之虹飛陞參差含文露而栖玉
輕簾舒卷網罽宿而編珠霞斑任岫
之紅池沉漠煙之翠鳴珮占宵鍾合
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
遠慙輪奐闍風仙闕遙愧雕華而巳
哉有玄奘法師者寔真如之冠冕也
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縛思繁
蔚如綺霞之輝迫漢騰今照古之智
挺自生知蘊寂懷真之誠發乎鬚齒
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迫秀千齡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二十五 通

謝精林

架澄什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澆俗
移今悲^二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賢
遂迺^三投迹異域廣食秘教乘杯雲漢
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泊天巨海侵驚
浪而羈遊亘地嚴霜犯淒氣而獨逝
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任輪
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
蹙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跡窮^五
智境探蹟^六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
通昔賢之所不逮悟先典之所未聞
遂得金牒東流續將斷之教實偈西
從補已缺之文于時迺^九睽靈基^十栖心

此地弘宣奧旨，藁重翠於祇林，遠闢幽關，波再清於定水。朕所以虔誠八正，肅志雙林，庶延景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道遙六度，神遊丹闕之前，偃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於棄田。地是勢非，淪高峯為幽谷。於是敬刊貞石，式旌真境。其銘曰：

三光昭象，万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虛盈。淳風久謝，澆俗潛生。愛波洎識

葉霧昏情倚歎調御迦維騰迹妙道
 乘幽玄源控竊驚峯遐峙龍宮廣闢
 慧日舒光慈雲吐液瞻言聖教載想
 德音義崇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
 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沉悲纏
 奩鏡哀深棟宇濯龍潛潤樹風韜緒
 霜露朝侵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悠哉
 萬古乃興輪奐寔構彫華紫棟留月
 紅梁藻霞雲窓散葉風沼翻花蓋徑
 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靈冲
 孤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靈嶺
 蒼風智燈再朗真筌重崇四運流速

六龍馳騫^一巨夜銷氛^二幽開啓曙^四茂德^五
垂範^五徽塵表譽^六勒美披文^七遐年永著^八
三月丁亥^七羣公等奉^六

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
華^八觀河宗之奇寶^九虔開秘篆^十聆雲英
之簾曲^九包万葉之鴻規^十籠千祀之殊
觀相趨慶^{十一}杼莫知所限^{十二}竊以慧日西
照朗巨夜^{十三}而開冥法流東^{十四}從洽陳^{十五}英
而挺秀无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
歸歷代迄茲咸崇斯典伏惟^{十六}
陛下垂衣截海作鏡中區錫類之道

弥光出要之津^一尤重開給園於勝境
延稱首以閑居地窮輪愛人標龍象
重茲濬發冲^二首爰製豐碑妙思難涯
玄襟獨王義超繫表理遠環中吕等
夙蔽真宗幸^三窺

天藻以坳堂之量揣靈鼈^四之峻壑蟬
蛸之情議仙驥^六之遐壽^七式歌且舞咸
誦在心循覽周^九遍不勝欣躍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十四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棕箋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

成終三年正月隨車駕還西京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 御製大慈

恩寺碑文訖時禮部尚書許敬宗遣

使送碑文與法師鴻臚寺又有符下

寺甲子法師率寺眾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

勅旨親紆 聖筆為大慈恩寺所製

碑文已成歡澤傍臨 宸詞曲照玄門

益峻梵侶增榮踞厚地而懷慙負層
穹而索力玄英聞造化之功既播物
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
則畫卦垂文空談於飛器設爻分象
未踰於窠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
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
物成務闡八正以摘章詮道立言證
三^十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談日
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為盛矣伏惟
皇帝陛下金輪在運玉曆垂時化溢
四^十洲仁覃九有道包將聖功茂迺神

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
奩鏡即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
若乃

天華類發眷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
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談八藏外敷
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
迹託

寶思而弥高奈苑餘芬假瓊章而不
昧豈直抑揚夢境照晰迷塗諒以銘
範四天主籠三界者矣玄奘言行无
取猥預緇徒^九叨恩願每謂多幸重
忝曲城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慙且

躍實用交懷无任竦戴之誠謹詣朝
堂奉表陳謝乙丑法師又惟

主上文明天縱聖而多能非直文麗

魏君亦乃書邁漢主法師以見碑是

聖文其書亦聖神筆因詣闕請

皇帝自書表曰沙門玄奘等言竊以

應物垂象神用溥該隨時設教

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經天

之運卉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

皇帝陛下智周万物仁霑三界既隆

景化復闡玄風鄙姬穆之好道空賞

瑤池之詠^一箴漢明之崇法徒開白馬

之祠^三遂乃俯降^四天文遠揚幽旨用歌

豐琬長垂^五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五

緯之摘曜敷至懷^六而感俗弘大誓以

匡時豈獨幽贊真如顯揚玄蹟者也

雖^七玉藻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鈞未書

丹字猶韞然則葦樂已奠匪里曲之

堪預^八龍鄉既晝何燭火之能明非夫

牙曠^十撫律義和捻馭馬得揚法鼓之

大音禩慧日之冲彩敢緣斯義^{十三}冒用

干祈伏乞成茲具美勒^{十四}以神筆庶

凌雲之妙邁跡前王垂露之竒騰芬^{十七}

後聖金聲玉振即悟羣迷鳳者翊龍蟠
將開衆瞽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露莫
大之恩實亦聿贊

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玄奘稟識愚
淺謬齒緇林本慙窺涉多虧律行猥
辱宸詞過蒙褒美雖驚惕之甚措顏
无地而慙懇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
黷更懷冰火表奏不納景寅法師又
請曰昨日蒙賚天藻喜戴不勝未
允神翰翹丹尚擁竊以攀榮竒樹必
含笑而芬芳跪寶玉岑亦舒渥而貽

彩伏惟^一

陛下提衡執粹垂拱^二大寧睿思綺毫^三

俯凝多藝鴻範光於涌洛草聖茂於^四

臨池玄奘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七

冒希後澤佇桂影於銀鉤豈直合璧^八

相循聯輝是仰亦恐非^{十一}

天翰無以懸日月之文唯^{十四}麗則可^{十三}

以攄希微之軌馳魂俛首非所敢望^{十五}

不勝積懽昧死陳請表奏^{十六}帝方運^{十六}

神筆法師旣蒙^{十七}帝許不勝喜慶表^{十八}

謝曰沙門玄奘言伏奉^{十九}

勅旨許降^{二十一}宸筆自勒^{二十二}御製大慈^{二十三}

恩寺碑文璽誥爰臻綸慈猥集衽荷
慙惕同知攸措玄奘聞強弩在殼鼉
鼠不足動其機鴻鍾匿音織蓬無以
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
門雨潤雲莖乃照感於玄寺是所願
也豈所圖焉伏惟
陛下履翼乘樞握符纘運追軒邁項
孕夏吞殷演衆妙以陶時物多能而
景俗九域之內既沐仁風四天之表
亦霑玄化然則津梁之法非至聖無
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敷

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
可祈即迴宸睭英詞曲被已超希
代之珍秘迹行開將踰絕價之寶凡
在群品靡弗欣戴然彼梵徒倍增慶
躍夢鈞天之廣樂正此非奇得輪王
之歸珠儔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
樹福庭蠢彼逃生方開耳目盛乎法
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字而仰銀鈎
發菩提於此日諷道文而探至蹟悟
般若於斯地劫城窮芥昭昭之美恒
存遷海還乘藹藹之風無朽玄奘出
自凡品夙慙行業既蒙落飾思闡玄

猷往涉迦維本憑

皇化迨茲翻譯復承

朝弊而貞觀

之際濫沐洪慈永徽以來更叨殊遇

二主神筆猥賜褒揚兩朝

聖藻極垂榮飾顧循愚劣實懷兢懼

輸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巨壑

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匪纖塵之

可謝唯當憑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

祚於園寢助隆基於七百不任竦戴

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

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夏四月

八日 大帝書碑并二正鑄訖將欲送三
寺法師慙荷 聖慈不敢空然待送四
乃牽慈恩徒衆及京城僧尼各營幢
蓋寶帳幡花共至芳林門迎五
勅又遣大常六九部樂長安万年二縣
音聲共送幢最卑者上出雲霓幢極
短者猶摩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
百餘乘至七日冥集城西安福門街八
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 勅遣且停九
仍迎法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麗十
勅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引發
幢幡等次第陳列徙芳林門至慈

恩寺三十里間爛然盈滿

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
觀者百餘萬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
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前
日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衆
詣朝堂陳謝碑至寺表曰沙門玄奘
等言三今月十四日伏奉

勅旨送四御書大慈恩寺碑并設九部
樂供養堯日分照先增慧炬之輝五舜
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碣巖詩天
文景燭狀綵霞之映靈山疑縹宿之

臨仙嶠凡在緇素電激雲奔瞻奉驚
 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
 繫觀鳥制法泣麟敷典 聖人能事
 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軌隨時立訓
 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
 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
 大饗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
 散藻俯開仙翰金奏發韻銀鈎絢迹
 探龍宮而架三玄軼鳳篆而窮八體
 揚春波而馳思滴秋露以標竒弘一
 乘之妙理贊六度之幽蹟化摠三千
 之域聲騰百億之外奈苑微言假

天詞而更顯竹林關士託神筆而弥
尊一因使梵志歸心截疑網而枉訓波
旬草三慮偃邪山而徇道四豈止塵門之
士始悟五迷方滯夢六之寘行超苦際像
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
茲至如漢明通感尚咨謀於八傳毅吳
主歸宗十猶考疑於闕澤自斯已降无
足稱者隨緣化物獨推十一
昭運為善必應克峻十二冒基若金輪之
王神切不測同寶冠之帝休祚十三方永
玄英十四等十五譯十六忝

朝恩幸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再
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願
非真懇虛蒙獎導仰層曼而荷澤俯
浚谷以懷慙无任竦戴之誠謹詣^三

闕陳謝以聞碑至有司於佛殿前東北^七
角別造碑屋安之其舍復拱重櫺雲^九
相綺棟金花下照寶鐸上暉仙掌露
盤一同靈塔

大帝善楷^十隸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
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九年四字
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千人文武三品
已上表乞摸打^{十二}許之自結繩息用文

字代興二篆形殊楷草勢異懸針垂
露雲氣偃波銘石章程八分行隸古
人^二牙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乞稱
善史書魏武工於草行鍾繇閑於三
體王仲妙於八分鄧邵張弼發譽於
飛白伯英子玉流名於草聖唯中郎
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也故韋文
休^六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
知書也若其天鋒秀拔^七頽鬱^八適健^九該
古賢之衆體盡先括之多能為毫翰
之陽春文字之實分^十和者信歸之於我

皇矣法師少因聽習及往西方涉^二凌
山雪嶺遂得冷病發即封心屢經困
苦數年已來^三滯藥防禦得定今夏五
月因熱追涼遂動舊疾幾將不濟道
俗憂懼中書聞奏

勅遣供奉上醫^四尚藥奉御^五符孝璋
針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
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遍
報消息乃至眠寢處所皆遣內局上
手安置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一
子所不過也孝璋^七等給侍醫藥晝夜
不離^九經五日方損內外情安法師既荷

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
奘拙自營衛冷^三疥增動幾至綿^三薦^三殆
辭^四昭^五運^五天恩矜憫降以良醫針藥纔
加即蒙瘳愈^七駐顏齡於欲盡反營魄
於將消重覩^九昌時復遵^十明導豈止膏
育永絕賸理恒調而已願循庸菲屢
荷殊澤施厚命輕^{十二}罔知輸報唯憑^{十一}慧
力庶^{十二}訓^{十二}冥^{十二}杜^{十二}玄奘猶自虛憊未堪詣
闕陳謝無任悚戴之至謹遣弟子大
乘^{十四}光^{十五}奉表以聞
帝覽表遣給事王君德^{十六}慰問法師曰

既新服藥後氣力固當虛劣請法師
善自攝衛未宜即用心力法師又蒙
聖問不勝喜懼之至又表謝曰沙門玄
奘言玄奘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
之頃幾隔明時忽蒙

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憂

天使頻臨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遇

一丸飲沐聖慈已祛沉痛蒙荷鑿療遂

得痊除豈期已逝之鬼見招於上帝將

天之壽重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

當此撫膺媿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

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冀曷茲禮誦

罄此身心以答不次之恩少塞無窮

之責無任感戴之極謹附表謝聞喜懼

無并同知攸措塵黷聽覽伏增惶悚

往貞觀十一年中有勅曰老子是朕

祖宗名位稱号宜在佛先時普光寺

大德法常搃持寺大德普應等數百

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

已頻內奏許有商量未果而

文帝昇遐永徽六年有

勅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

法推勘邊遠官人不閑

勅意事无大小動行枷杖虧辱為甚
法師每憂之因疾委頓慮更不見
天顏乃附人陳前二事於國非便玄
奘命垂旦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
伏枕惶懼^三

勅遣報云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

位^四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五

勅即遣停廢師宜安意強進湯藥至

二十三日降勅曰道教清虛釋典微

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

為法末人澆多違制律權依俗法以

申懲誠莫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

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條更別推科
恐為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
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
制法師既荷茲^三聖澤奉表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奘言伏見^四 勅旨僧尼等有過
停依俗法之條^五還依舊格非分之澤
忽委緇徒不訾之恩復霑玄肆晞陽^六
沐道實用光華跼地循躬唯增震惕
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崇紹之規寄
諸明后伏惟

皇帝陛下寶圖御極金輪乘正睠茲釋

教載懷宣^二闡以為落飾玄門外^三異流

俗雖情牽五濁律行多虧而體被三

衣福田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

信金口之直詞允茲回向斯固天祇載^六

悅應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之以

貞確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違大

師之嚴旨虧 聖主之深慈凡在明靈

自宜^八譴^九謫豈待平章之律方科^十奸妄之

罪^{十二}玄奘庸昧猥廁法流每忝

鴻恩以懷慙惕重祇^{十三}殊^{十四}弊^{十五}彌復兢惶

但以近嬰疾疢不獲隨例^{十六}詣闕無任

悚戴之至^{十七}謹遣弟子大乘^{十八}光奉表陳^{十九}

謝以聞自是僧徒得安禪誦矣法師
悲喜交集不覺淚霑衿袖不勝抃
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四沙門玄奘
言伏奉六恩勅除僧等依俗法推
勘九條章喜戴之心莫知准譬竊尋正
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彛倫厚薄儂
玄風以興缺自聖運在璿明皇執粹
甄崇道藝區別玄儒開不二之鍵廣十六
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就十七鳥壤於
神臯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
之業濯沐十八黎萌寔法門之嘉會率土十九

之幸甚頃為僧徒不整誨馭乖方致
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眾
蒙塵遂觸天威令依俗法所期清肅
志在懲誠僧等震懼夙夜慚惶而聖
鑒天臨仁澤昭被薦深期於玄妙掩
織垢於含弘爰降殊恩釋茲嚴罰非
其人之足惜顧斯法之可尊遂令入
網之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颺杳
冥法水混而更清福田鹵而還沃僧
等各深荷戴人知自勉庶當勵情去
惡以副天心專精禮念用荅鴻造伏
惟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永凝百福

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締祥維
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
表陳謝以聞輕黷冕旒伏增惶恐帝
覽表知法師病愈遣使迎法師入安
置於凝陰七殿院之西閣八供養仍彼翻譯
或經二句三句九方乃一出十冬十月中宮在難
歸依三寶請垂加祐十一法師啓曰十二
聖體必安和无苦然所懷者是男平
安之後願聽出家當蒙十三勅許十四至十一月
五日十五皇后施法師十六納袈裟十七一并雜物等
數十件法師啓謝曰沙門十七玄奘啓垂

賚納并雜物等捧對驚慙不知比喻

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衣間

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當如

今之賜者也觀其均綵濃淡敬君不

能逾其巧裁縫婉密離婁無以窺其

際便覺煙霞入室蘭園在身旋俯自

瞻頓增榮價昔道安言珎秦代未遇

此恩支道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

奘庸薄獨竊洪私願寵循躬弥深戰

汗伏願皇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

壇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

群生與天無極不任慙佩之至謹啓

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申後
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三玄奘四不勝
喜慶陳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玄奘六聞
白鳩章瑞表殷帝之興赤雀呈符示七
周王之慶是知穹昊降祥以明人事八
其來久矣玄奘今日申後酉前於顯九
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羽俱丹腹十
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十一排
徊踊躍貌其從容見是異禽乃謂之十二
曰皇后在孕未遂分誕玄奘深懷憂懼十三
願乞平安若如所祈為陳喜相雀乃十四

回旋蹠足示平安之儀三了然解人意
 玄奘深心歡喜舉手喚之又徐徐相
 向乃至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左右之
 人咸悉共見玄奘因為受三歸報其
 雅意未及執捉四從其徘徊遂復飛
 去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地
 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
 祥神禽効質顯子孫之茂彰八百之
 隆既為曩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靈
 貺玄奘輕生有幸十一摩屬嘉祥十二喜林之
 深不敢緘默略疏梗槩謹以奏聞若
 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偉歷代之

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
進已頃間有勅令使報法師皇后
分難已訖果生男端正竒特神光滿
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內外舞躍
必不違所許願法師護念号為佛
光王法師進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
至道攸敷啓天人於載弄深期所感
誕玄聖於克岐伏惟
皇帝皇后情鏡三空化孚九有故能
闡垂旒於二諦却走馬於一乘蘭殿
初歆爰發俱胝之願璇柯在孕便結

踰城之徵俾夫十号降靈弘茲攝受

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災厲克清

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步九龍低而

濯質玄門佇迹道樹虛陰雖昔之履

帝呈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感貺

疋此英猷率土詠歌喜皇陛之納

祐緇林勇銳欣紺馬之來遊伏願無

替前思特命法服靡局常戀迥構良

因且帝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

高尚弥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

儻聖澤無殫弘誓不移竊謂殫四

海之資不足比斯檀行傾十地之業

無以譬此福基當願 皇帝皇后百
福疑華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等固南
山^二罄娛樂於延齡踐^三薩云於遐劫^三
儲君允茂^四綏紹^五 帝猷寵蕃^六惟宜翊
亮王室^七檉^七英胤休祉日繁^八標峻節^八
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奘濫偶^九不
運肩影禁門貴匪德昇寵^十緣^十
恩積幸屬國慶惟始淨業^{十一}開基^{十二}踊躍^{十二}
之懷^{十三}塵粉無恨不勝喜賀之至謹奉
表以^{十四} 聞^{十四}輕觸威嚴伏增^{十五}戰^{十六}越佛光^{十六}
王生滿^{十七}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十八}

樊言樊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
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緬者應
斯道也又聞龍門洄激資源長而流
遠桂樹叢生藉根深而芳藹伏惟
皇運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
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

二后光膺大寶為子孫基可謂根深
源長矣逮陛下受圖功業逾盛還
溥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作樂逸殷
周之軌不恃黃屋為貴以濟兆庶為
心未明求衣日具忘食一人端拱萬
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故

卿雲紛郁江海無波日域遵風龍鄉
沐化蕩蕩乎巍巍乎難得而備言矣
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令月嘉晨
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萼增敷率土
懷生莫不慶賴在於玄奘特百恒情
豈直喜^八聖后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
有嗣伏願不違前

勅即聽出家移人王之胤為法王之
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歸列
於僧數紹隆^{十一}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
林重暉覺苑^{十二}追淨眼之茂跡踐月蓋

之高蹠斷二種纏成无等覺色身微
妙辟彼山王燄網莊嚴過於日月然
後蔭慈雲於大千之境揚慧炬於百
億之洲振法鼓而挫天魔麾勝幡而
摧外道接沆流於倒海撲燎火於邪
山竭煩惱之深河碎无明之巨孽為
天人師作調御士唯願先廟先靈藉
孫祉而升彼岸

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万春永握靈
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
日榮親所以釋迦弃國而務菩提蓋
為此也豈得以東平瓌瓌之善陳思

庸庸之才竝日而論優劣同年而議

深淺矣謹即嚴衣捧鉢以望善來之

賓拂座清塗用竝逾城之駕不勝慶

慰翹顛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五

宸威追深戰越^七當即受三歸服袈裟

雖保養育所居常近於法師十二月五^十

日滿月勅為佛光王度七人仍請法

師為王剃髮法師進表謝曰沙門玄^{十二}

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為佛光王剃

髮并勅度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十六}

惱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

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踊躍淨居之懷

弘願既宣景福弥盛豈謂庸賤之手

得効伎於天膚凡庶之人蒙入道於

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覆

護之重在祿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為

始伏惟皇帝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

中所以光啓妙門聿修德本所願皇

階納祐玉宸延和臨百億天下畢千

萬歲期佛光奇子乳哺惟宜善神衛

質諸佛摩頂增華眷拈之姿允穆紹

隆之寄新度之僧荷澤既深亦當翹

勤道業專精或行允副然綸佇當取

草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其日
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進法服
等奏曰沙門玄奘言竊聞搏風正羽
累日而冲空瀉月明璣逾旬而就滿
是知稟靈物表亮采天中者固以後發
其姝惟新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
以締祥闡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
天祠動瞻眷氣清於寢興納祐玉顏
秀表晨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
在躬法流濯想寄紹隆於磐石啓落
飾於天人其孰能福此祿衣安茲乳

哺無灾無害克岐克嶷者哉今魄照

初環滿月之姿盛矣賞枝再長如蓮

之目循芳所以紫殿慰懷黔首胥悅

七衆歸恬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

鸛駮待馭而已玄奘幸蒙恩寵許垂

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

實切懷抱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

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

具香爐寶字香案藻併經架數珠錫

杖藻豆合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歡

所冀筵載弄於半璋代辟邪於蓬矢

俾夫善神見而踊躍弘誓因以堅固

輕用干奉宴深悚惕伏願皇帝皇后
尊邁拱辰明兼合耀結歡心於兆庶
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丕釗而
取隳寵蕃振美輶間平以載馳所願
佛光王千佛摩頂百福凝軀德音日茂
曾規丕相不勝感荷奉表以聞二年
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并
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公給
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去
餘僧居後既到安置積翠宮夏四月
車駕避暑於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

安置飛花殿其宮南接皂澗北跨洛

濱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二勅法師還

於積翠宮翻譯法師既奉帝旨^三進表

辭曰沙門^四玄奘言伏蒙恩旨^五許令積

翠宮翻經仰佩優渥情深喜戴伏念

違離旋增惘然玄奘功微勲府道謝

德科而久紊榮章鎮荷曾覆循涯知

懼臨谷匪危伏惟^九皇帝皇后聖哲含

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

安既而近隔蘭除聽揚鑿而悲結甫瞻

茨嶺想多豫而欣然伏願^{十三}王宇延和

仙桃薦壽蓮甘泉之清暑等瑤水之

十四十五

佳遊所異温樹迎秋涼颺造夏候歸
軒於砥陌儼幽錫於喬林稱慶萬春
甘從九道不勝感戀之極謹附表奉
辭以聞荒越在顏水火交慮法師在
京之日先翻發智論三十卷及大毗
婆沙未了至是有勅報法師曰其
所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
師進表曰竊聞冕旒庸俗咸競前修
述作窮神必歸睿后皇帝造物玄
猷遠暢掩王城於侯甸光貝菜於羽
陵傍啓譯寮降緝鴻序騰照千古流

輝萬蒙

陛下纂承丕業三光敷遠韻神用日新

賞鑒無怠玄奘五濫沐天造六肅承明七

詔每撫庸躬恒深悚息去月八日奉九

勅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舊有

者十在後翻但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

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餘卷而文

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秋十一以來已十二

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十三三十卷未翻十四

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餘經論

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

以十五副

聖述帝許焉法師少離京洛因茲扈
從暫得還鄉遊覽舊壙問訪親故淪
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遣
迎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隴所在躬
自掃謁爲歲久荒頽乃更詳勝地欲
具棺槨而改塋雖有此心未敢專志
法師乃進表請曰沙門玄奘言玄奘
不天夙鍾荼蓼兼復時逢隋亂殞掩
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餘載墳壠
頽毀殆將滅夷追惟平昔情不自寧
謹與老姊二人收捧遺柩去彼狹陋

改葬西原用答昊天微申罔極昨日
 蒙^八勅放玄奘出三兩日檢校但玄
 奘更無兄弟唯老姊二人卜遠有期
 用此月二十一日安厝今觀葬事尚
 寥落未辦所賜三兩日恐不周而望^三
 乞^四帝天恩聽玄奘葬事了還又婆羅
 門上客^五今相隨逐過為率略恐將嗤^七
 笑不任纏迫憂懼之至謹附表以^八
 聞伏乞^九天覆雲迴曲^十憐孤^{十一}請^{十二}
 帝覽表允其所請仍^{十三}勅所司其法
 師營葬所須並^{十四}宜公給法師既荷殊
 澤又進啓謝曰沙門玄奘啓玄奘殃^{十五}
 殃^{十六}

深豐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
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壟淪頽
草棘荒蔓思易宅兆彌歷歲年直爲
遠隔關山不能果遂幸因陪從^三
鑾駕得屆故鄉允會宿心遂茲改厝
陳設所須復蒙^五
皇帝皇后曲降^六天慈賜遣營佐不謂
日月之光在瓦礫而猶照雲雨之澤
雖蓬艾而必霑感戴屏營喜鯁兼集
不任存士銜佩之至謹附啓謝聞事
重人微不能宣盡法師既蒙^九

勅許遂改葬焉其營送威儀並公家
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後魏
孝文皇帝自岱四徙都洛陽於少室山
北造少林伽藍因地勢之高卑有上
方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岳
南面少峰北依高嶺兼帶三川聳石
竈巖飛泉縈映松蘿共篔簹交葛桂
栢與杞梓蕭森壯七婉清虛實域中之
佳所其西臺最爲秀麗即菩提流支
譯經處又是跋陀禪師宴坐之所見
有遺身之塔大業之末群賊以火焚
之不然十遠近珍異寺西北嶺下十一緱氏

縣之東南鳳凰谷陳村亦名陳堡即
法師之生地也^二秋九月二十日法師
請入少林寺翻譯^四

表曰沙門玄奘言^五玄奘聞菩提路遠^六
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河深渡之者
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七三智之妙行^八
非宿春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
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
外彼岸凡夫闕而沉生死由是茫茫
三界俱漂七漏之河浩浩四生咸溺
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心迷意醉

窮劫石而靡殆盡芥城而弥固曾不
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寶
坊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為氣良增嘆
矣寧惟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
輟食當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
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岸樹井藤不
足以儔危脆軋城水沫无以譬其不
堅所以朝夕是期无望長久而歲月
如流六十之年颺焉已至念茲遄速
則生涯可知加復少因求法尋訪師
友自他邦國无處不經塗路遐遙身
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願陰視

景能復幾何既資糧未充前途漸促
无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
也然輕生多幸屬逢^二

明聖蒙先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之
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
價發譽騰聲无翼而飛坐凌霄漢受
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
有也玄奘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
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使燕石為珍
駑駘取貴撫躬自省唯深慙慙且容
盈惡滿寔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

諸佛之誠言^一玄奘自撰^三藝業空虛名

行无取^四

天慈聖澤无宜久冒望^七骸骨畢

命山林札誦經行以答提^八梓又蒙

陛下以輪王之尊^九布法王之化西域^十

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之

濫當斯任既奉^{十一}

天旨夙夜匪寧今已翻出六百餘卷

皆三藏四舍之宗要大小二乘之樞

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万法門之海

澤西域稱詠以為鎮國鎮方之典所^{十二}

須文義无披不得^{十四}譬猶擇木鄧林隨^{十五}

求小大取珍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
宗斯為騁馳玄奘用此奉報國恩誠
不能盡雖然亦真萬分之一也但斷
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關一
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
坐定學也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
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
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猿之逸躁繫意
為之奔馳若不斂迹山中不可成就
竊承此州高高少室嶺嶂重疊峯澗
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

蘿薜清虛實海內之名山域中之神

岳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閉居寺等皆

跨枕巖壑縈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

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

處也實可依歸以修禪觀又兩踈朝

士尚解歸海薛榮巢許俗人猶知栖

真蘊素况玄奘出家為法翻滯闡中

清風激人念之增媿者也伏惟

陛下明踰七曜照極九幽伏乞亮此愚

誠持垂聽許使得絕頭塵於眾俗卷

影迹於人間陪麋鹿之群隨鳧鶴之

侶拙身片石之上庇影一樹之陰守

察心獲觀法實相令四魔九結之賊
无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
作菩提之由漸為彼岸之良因外不
累於皇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送終
天之恩也儻蒙矜許則廬山慧遠雅
操庶追剡岫道林清徽望續仍冀禪
觀之餘時間翻譯无任樂願之至謹
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
帝覽表不許其月二十一日神筆自
報書曰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
遠而架往詭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

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葉空學窻靡

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

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

凝意水非情塵之所醫豈識浪之能

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

可舍豈獨少室重巖幸哉來言勿

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

賢見聞知益更可珍於即代

勅既令斷表不敢復言法師既奉勅

書進啓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李君

信至垂賜手詔銀鈎麗於丹字

眷藻蔚彼河圖磊落帶峰岳之形郁

潤挹風雲之氣不謂白藏之暮更覩
春葩之文身居伊洛之間忽矚崑荆
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
魏君之札唯叙睽離四慧遠辱晉帝之
書纔令給米未覩詞兼空寂可舍之
旨誨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六
聖主之懷窮真八罄俗綜有詎無超九羲
軒而更高十一駕曹馬而逾遠者矣但玄
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藟之身寔
希松杞思願十二姬煙霞於少室偶泉石
於嵩阿十三允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

以敢竭愚瞽昧死陳一聞庶陶甄之

慈無遺鳧鷄雲雨之澤不棄三鼃螿而

明詔四霈臨五不垂亮許仍降七恩八弊曲存

輝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十既戢來十一

言不敢更請謹附表謝十二聞唯增悚越十三

冬十五十一月五日佛光王晬日法師又

進法衣一具上佛光王表曰十六沙門玄

奘言玄奘聞蘭榮紫十七晚過之者必歡十八

桂十九茂青溪逢之者斯悅卉木猶介况二十

人倫乎况二十一聖胤乎伏惟二十二

皇帝皇后二十三挹神睿之姿懷天地之德二十四

撫寧區二十五夏子育群生無復大建二十六伽藍二十七

廣興福聚益寶圖常恒不變之業助
鼎命金剛堅固之因既妙善熏修故
使皇太子機神日茂潞王懿傑逾
明佛光王岐嶷增朗可謂超周越商
與黃比崇子子孫孫萬年之慶者也
玄奘猥以庸微時得參見王等私心
踊悅誠歡誠喜今是佛光王誕晬之
日禮有猷賀輒率愚誠謹上法服一
具伏願王子萬神擁衛百福扶持寤
寐安和乳哺調適紹隆三寶摧伏四
魔行菩薩行繼如來事不勝瓊萼天

枝英華美茂歡喜之至謹附表并衣

以^二間輕觸^三

宸嚴追深戰越法師時在積翠宮翻

譯無時暫輟積氣成疾奏^四

帝帝聞之不悅即遣供奉內醫呂弘

哲^七宣^八勅慰問法師法師悲喜不已

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呂弘哲

等至宣^十勅慰問玄奘所患并^{十三}

許出外將息^{十四}慈旨忽臨^{十五}厄骸用起^{十六}

若對^{十七}

旒冕如寘冰泉玄奘攝^{十八}慎乖方疹瘵^{十九}

仍集自違離^{二十}鑿躅倍覺嬰纏心痛

背悶骨酸肉楚食眠頓絕氣息漸微
慮有不圖點穢宮宇思欲出外自屏
溝壑仍恐驚動^三

聖聽不敢即事奏聞遂依問藉出至
寺所病既因勞轉^五蕙心亦分^六隔明時^七
乃有尚藥司醫張德志爲其針療因^九
漸瘳降得存首領還願專輒之罪自
期粉墨之誅伏惟^十日月之明久諒愚
拙江海之澤每肆^{十一}含容豈可移幸於
至微屈法於常典望申公道以穆憲
司枉獄爲輕伏鈇是俟而殘魂朽質

仍被恩光撫臆言懷用銘肌骨自惟
偃頓非復尋常縱微下里之憂亦盡
生涯之冀但恨隆恩未荅末命先虧
仰惟

帝勤親勞^五蔣狩期於閱武情在訓戒^六

既昭仁於放麟又策勲於獻鳳遐邇

慶集上下歡并風后清塵山祇護野

敬惟動止固極休禎申^{十三}灼誠於十旬

浹辰而返鄙宣遊於八駿密邇而旋

王駕可佇永懷以慰撫事^{十七}恟惶終期

墮越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待罪以^{十九}

聞荒惴失圖伏聽 勅旨

帝覽表甚歡經三日後遣使迎法師
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 勅送法師
還積翠宮仍舊宣譯焉冬十二月改
洛陽宮為東都嫌封畿之褊隘乃東
分鄭州之汜水懷州之河陽西廢穀
州取宜陽永寧新安澗池等縣皆隸
屬焉法師以鄉邑增貴修表賀曰
沙門玄奘言竊聞鶉首錫秦上帝兆
金城之據龜圖薦夏中畿啓王泉
之窺是知靈貺所基皇猷顯屬昌誦
由其卜遠高光所以闡期允迪厥猷

率遵斯在伏惟

皇帝皇后揆物裁務懸衡撫俗即土中之重隩而虞巡而駐蹕因舊制之瓌偉儀鎬京而建鄂仍以卑宮載懷改竹勞於曩侵馭奔在念軒居逸於晨興自非折中華夷均一徭輸豈能

留連

聖眷煥汗綸言是以令下之初山川鬱其改觀拓制爰始烟雲霏而動色飛堯日麗馳道風清神期肱嚮彝倫郁穆若賦武昌之魚樂遷王里爭企去亭之鶴頭奉屬車既小晉鄭之依

更編劉張之策前王齷齪豐洛遙開
我后牢籠伊咸並建麟宗克茂鼎祚
惟遠自可東宴平樂西臨建章佇吹
笙而駐壽康在藻而流詠蕩蕩至公
巍巍罕述奕散材莫効貽懼增深但
三川之郊猥霑故里千載之幸爵為
新邑華門雖翳蓋命猶存喜編轂下
匪慙闕外况光宅之慶遐迩所同歡
聖上允安庸微所特荷不勝喜抃之
極謹奉表陳謝以

聞三年春正月 駕還西京法師亦

隨歸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三張通

更補劉張之策前五辭欲盡
 我后字龍伊成並遠歸宗
 惟遠自可與定平舉西
 魏為陸調豈敢行其功
 三川下口嶺高懸國大
 大曹大慈恩寺三藏起
 匪懸閱外况先宅之慶
 魏編乞安唐微所特荷不
 極謹奉表陳謝以

開三年春正月 聖選西有法

卷之九 第三卷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悰箋

起顯慶三年正月隨車駕自洛還西

京至麟德元年二月玉華宮捨化

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

師亦隨還秋七月有 勅法師徙居

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

造先有 勅日以延康坊漢王故宅為

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

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摠用

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其

年夏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堙落青槐列其外^二渌水亘其間^三臺^三臺^三眈眈都邑仁祠此為^四寂也而廊殿樓臺飛鷲接漢金鋪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五

勅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十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度僧命法師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

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
入慈恩及迎碑之則勅遣西明寺
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弥海會等
十人充弟子^四

大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後禮
敬逾隆中使朝臣問慰无絕賜施綿
帛綾錦前後万餘段法服納袈裟等
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為國造塔及營
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等
隨得隨散无所貯畜發願造十俱脰
像百万為一俱脰並造成矣東國重
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周備衆人更

請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人

命无常恐難得了乃請就於五華宮

翻譯帝許焉即以四年冬十月法師從

京發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及門徒等

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至彼安置

肅誠院焉至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

大般若經經梵本摠有二十万頌文既

廣大學徒每請刪略法師將順衆意如

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

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言誠或

見乘危履嶮或見猛獸搏人流汗戰

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衆說還
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
光照觸已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
手執花燈供養諸佛或昇高座為衆
說法多人圍遶讚嘆恭敬或夢見有
人奉已名菓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
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
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
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搃一十
六會合為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
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即校三
本以定之懇勲省覆方乃著文審慎

之心古來無比或文弄旨奧意有躋
躋必覺異境似若有人授以明決情即
豁然若披雲觀日自云如此悟處豈
其淺懷所通並是諸佛菩薩所冥加^五
耳經之初會有嚴淨佛土品品中說^六
諸菩薩摩訶薩衆為般若波羅蜜故
以神通願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寶諸
妙香花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
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嚴說法處時
玉華寺主慧德^七及翻經僧嘉尚其夜
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飾庄

嚴幢帳寶輦花幡伎樂盈滿寺中又
見无量僧衆手執花蓋如前供具共
來供養大般若經寺內衢巷牆壁皆
莊綺錦地積名華衆共履踐至翻經
院其院倍加勝妙如經所載寶莊嚴
土又聞院內三堂誦說法師在中堂
敷演既覩此已歡喜驚覺俱參法師
說所夢事法師云今正翻此品諸菩
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見信有此乎
時殿側有雙柰樹忽於非時數數開
花花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
時衆詳議云是般若再闡之徵又六

出者表六到彼岸然法師翻此經時
汲汲然恒慮无常謂諸僧曰玄奘今
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
部甚大每懼不終努力人加勤懇勿
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
日功畢絕筆合成六百卷稱為大般
若經焉合掌歡喜告徒衆曰此經於
漢地有緣玄奘來此玉華者經之力
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乱豈有了時今
得終訖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
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踊

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府照慶賀
切畢設齋供養是日請經從肅誠殿
往嘉壽殿齋所講讀當迎經時般若
放光諸天雨花并聞空中音樂非常
香氣既覩靈瑞倍增嘉慰謂門人曰
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
呂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
得生天究竟解脫既有此文不可緘
默至十一月二十日令弟子五窺基奉表
六奏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
事舍人馮茂宣勅垂許法師翻般若
後自覺身力衰竭知无常將至謂門

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
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吾
宜從儉省可以遽蔭累送仍擇山澗
僻處安置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
屏遠門徒等聞之哀顛各投涼啓曰
和上五氣力尚可尊顏不殊於舊何因
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汝何
由得解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
經大德及玉華寺衆六懇懇啓請翻大
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俛仰翻數
行訖便攝梵本九停住告衆曰此經部

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
 辨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
 芝等谷禮拜^二俱脰佛像於是為門
 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潜然^三禮訖還
 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至八日有弟
 子高昌僧玄覺^四夢見有一浮面端嚴
 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法
 師曰非汝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至九
 日暮間於房後^六度渠脚跌倒脛上有
 少許皮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
 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
 華大於縣^七鮮淨可愛十七日又夢見

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
繡及妙花珍寶裝法師所卧房宇以
次裝嚴遍翻經院內外爰至院後山
嶺林木志豎幡幢衆彩間錯并奏音
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輿輿中香食
美菓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
擎來供養於法師法師辭曰如此
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七
此位何敢輒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
止侍人^九馨^十效遂爾開目因向寺主^{十二}慧
德具說前事法師又云玄奘^{十二}一生以來^{十三}

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切不唐捐
 信如佛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嘉尚法
 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捲一
 千三百三十八^二卷又錄造俱胫畫像
 彌勒像各一千^三幀又造塑^四像十俱胫
 又抄^五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
 等經各一十^六部供養悲敬二田各万
 餘人燒百千燈贖^七數万生錄託令嘉
 尚宣讀聞已合掌^八喜慶又告門人曰
 吾无常期至意欲捨隨宜命有緣^九摠
 集於是罄捨衣資更令造像并請僧行
 道至二十三日設齋^九觀施其日又命^九聖

二宋法智於嘉壽殿豎菩提像骨已因
從寺衆及翻經大德并門徒等七歡
喜辭別云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
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
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弥勒
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
隨下廣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辭訖
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得
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
至意識界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
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

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
 得^二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教傍
 人云南无弥勒如来應正等覺願為
 舍識速奉慈顏南无弥勒如来所居
 内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五
 德又夢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來下入
 翻經院香花滿空^六至二月四日夜半
 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
 許共捧一白蓮華如小車輪花有三重
 葉長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擎
 花人云師從无始已來所有損惱有^七
 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除應^九

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支頭次以左手申左脛上舒足重壘右脇而卧迺至命終竟不迴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和上決定得生弥勒内院不法師報云得生言訖喘息漸微少聞神逝侍人不覺屬纊方知從足向上漸冷寂後頂暖顏色赤白怡悅勝常過十七日竟无改變亦无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香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業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无時懈

廢於法師亡^二夜半^三後旋遠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貫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恻所以即念^四徃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五无常事耶天曉向衆說其所見衆咸恠之至九日旦^六无常事果^七達於京師符虹現之象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板身赤白色眉目踈朗端嚴若^八塑美麗如畫音詞清遠言談雅亮聽者^九无^十厭或處徒衆或對嘉賓一坐半^{十一}日身不^{十二}

傾搖服尚軋隨裁唯細疊修廣適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輒不顧眄滔滔焉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蓉之在水加以戒範端疑始終如一愛惜之志過護浮囊持戒之堅超逾繫草性愛怡簡不好交遊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法師亡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有感神之德至軋封年中見有神現自云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領鬼神如來欲入涅槃勅弟子護持瞻部遺法比見師戒行清嚴當心

律部四方有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
 時有乖錯師年壽漸促文記不正便
 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因指宣
 所出律抄及輕重儀僻謬之處皆令
 改正宣聞之悚慄悲喜因問經律論
 等種種疑妨神皆為決之又問古來
 傳法之僧德位高下并亦問法師神
 答曰自古諸師解行^九有短長而不
 一^十準且如焚師一人^{十一}九生已來備修
 福慧兩業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
 慧辯才於贍部洲^{十四}胎鄰國常為第
 一^{十五}福德亦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无

違梵本由善業力今見生觀史多天
慈氏內衆聞法悟解更不來人間
既從^三彌勒問法悟解得聖宣受^四神
語已^六辭別而還宣因錄入著^七記數^八
卷見在西明寺藏矣據此而言自非
法師高才懿德乃神明知之豈凡情
所測^{十一}法師病時檢校翻經使人許玄^{十二}
備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師因損
足得病至其月七日^{十三}

勅中御府^{十四}宜遣醫人將藥往看所司
即差供奉醫人張德志^{十五}程桃^{十六}捧將藥

急赴比至法師已終醫藥不及時坊

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亡

帝聞之哀慟傷感為之罷朝曰朕

失國寶矣時文武百寮莫不悲哽流

涕帝言已嗚噎悲不能勝帝翌日又

謂群臣曰惜哉朕國內失獎師一人

可謂釋衆梁摧矣四生無導矣亦

何異於苦海方闊舟撒遽沉暗室猶

昏燈炬斯掩

帝言已嗚咽不止至其月二十六日下

勅曰竇師倫所奏玉華寺僧玄獎法

師既亡墓事所須並令官給至三月

六日又有

勅曰玉華寺奘法師既亡其翻經之事

且停已翻成者准舊例官為抄寫自

餘未翻者捺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

失其玄奘弟子及同翻經僧先非玉

華寺僧者宜各放還本寺至三月十

五日又有勅曰故玉華寺僧玄奘法

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幡蓋送至

墓所法師道茂德高為明時痛惜故

於亡後重疊降恩求之古人无比此

也於是門人遵其遺命以篋篋為輦

奉神柩還京安置慈恩翻經堂內弟子數百哀號動地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數百千以四月十四日將墓漚之東都內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之儀素蓋白幢泥洹帳輦金棺銀槨娑羅樹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悲笳悽挽響迎穹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餘萬人雖復喪事華整而法師神柩仍在蘧篲本輦東市綰行用繒三千疋結作泥洹輦兼以花珮莊嚴極為殊妙請安神柩門徒等恐虧師素志不許乃以法師三

衣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
遽條舉次其後觀者莫不流淚哽塞
是日緇素宿於帳所者三萬餘人十五
日且掩坎訖即於墓所設齋而散是
時天地變色鳥獸鳴哀物感既然則
人悲可恚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沉
永夜猶昏慧燈先滅攀戀之痛如亡
眼目不直比之山頽木壞而已惜哉
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
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宇
蓋以舊所密迤京郊禁中多見時傷

聖慮故改卜焉至於遷殯之儀門徒
哀感行侶悲慟切彼往初嗚呼

釋慧立論曰觀夫夜星霄月繼西日
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資之
道在物既然傳龍襲之風於人豈異自
法王潛輝之後阿難結集已來歲越
千年時逾十代聖賢間出英睿遞生
各韞雄圖俱包上智負荷遺法控御
天人道制風飈神傾海岳或舒指而
流膏液或異室而朗竒光或連尸以
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願通法於
邊刹冒風波於嶮塗或虛己以應物

求異表糧而行死地終令玄津溢瀆惠
濟无疆既益傳燈寔符付囑考之前
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今復遇法
師嗣承之矣惟法師星像降靈山岳
騰氣才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不
群堅芳獨拔以四生為己任建正法
為身事魏魏乎似嵩華之負穹蒼
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而聰機俊
骨發於自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至
夫多識洽聞之奧冠恒肇而逾高詳
玄造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滔平

蕩蕩乎實紹隆之神器也將使像
化重光於頽季之期故誕茲明德者
矣法師以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復
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
来自久至如梨耶是報非報化人有
心无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
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盤根大
小兩宗之鉗鍵先賢之所不決今括
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躇此文怏怏斯
首慨然嘆曰此地經論盖法門枝葉
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
疑莫遣終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桓

耳由是壯志發懷馳心遐外以貞觀
 三年秋八月立誓裝束拂衣而去到
 中天竺那爛陀寺逢大法師名尸羅
 跋陀此曰戒賢其人體二居宗神鑒
 奧遠博閑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
 論最為精熟以此論該冠眾經亦偏
 常宣誦尤是弥勒菩薩所造即攝大
 乘之根^三系是法師發^四軻之所祈者十
 六大國靡不歸宗稟義學徒恒
 有^五万許法師既往修造一面盡歡以
 為相遇之晚於是伏膺聽受兼諮決

所疑一遍便覆无所遺忘辟濛汜之
納群流若孟諸之吞雲夢彼師嗟恠
嘆未曾有去若斯人者聞名尚難豈
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葱
西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
宿構重閔共來難詰馮行魚累轂駕
肩隨其竝論之詞雲七兩至法師從
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其牟擊
其盾莫不人人喪轍解頤虔伏稱為
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
見之抃喜皆肘步嗚足傾珎供養罷
席之後更學梵書并諸經論自如來

一代所說者山方等之教庶苑半字之
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无著天親諸
所製作及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
五部殊塗之致並搜羅研究達其旨
得其文并佛處世之跡如泥洹堅固
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
邠揭留影之山皆躬申^三礼敬備覩靈
竒亦无遺矣法師心期既滿學覽復周
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教六百餘
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唐^四
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五日還至長安道

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煙收霧卷
景麗風清寶帳盈衢花幢拚日慶雲
垂彩於天表郁郁紛紛庶士詠讚於通
莊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赫
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忉利之下閻浮
此亦足為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
經塗數万備歷艱危至如涸陰泮寒
之山飛波激浪之壑厲毒黑風之氣
後猓驅駟之群並法顯失侶之鄉智
嚴遺伴之地斑超之所不踐章交之
所未遊法師子尔孤征坦然无梗扇
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

間使乎遐域侯王馳心輦轂遠方酋
長係仰天衢雖法師不世之功抑亦
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 皇帝握龍
圖而纂曆應赤伏以君臨戮鯨豕以
濟羣生盪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
絕柱息滄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
鎔造九切包於虞夏七德冠於曹劉
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无不順迹无
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明
麗正三善之義克隆宰輔忠勤良哉
之歌斯允既而功窮厚載德感上玄

紫芝含秀於玉階華果結英於朱閣

又如西州石瑞松縣琨符紀

聖主千年之期顯儲君副承之業

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田五之文歷万

古而不開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

輔德玄天福眷者焉加復遊心真際

城塹五乘追思鷲嶺之容竚想提河

之說故使遺形紺髮煥彩來儀勝典高

僧相輝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振

於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翠霧興香

煙同馥於是溺俗沆流之士望涯岸

而有期清虛蹈玄之賓願三空而非

遠所謂司南啓路衆感知方商飈襲
林而群籟自嚮法師盛德也如彼逢
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
甕殘安什傳經值符姚之爲曆按之
深淺即行潦之類江湖方之明闇乃
朝陽之尚螢曜矣昔鍾琰既至魏文
奉賦以讚揚神雀斯呈賈逵獻頌而
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歌
况法師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業豈
可緘默於明時而无稱述者也立學
愧徃賢德非先達直以同沾像化叨

廁未塵欣慕之懷百於恒品所以力
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微令望之美
絕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
所能覩縷也真明鑒君子収意而不
哂焉

贊曰生靈感絕大聖遷神其能五繼紹
唯乎哲人馬鳴先唱提婆後申如日
斯隱朗月方陳穆矣法師諒為貞士
迥秀天人不羈塵滓窮玄之奧究儒
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悼經之闕
疑義之錯委命詢求越危踐壑恢恢
器宇剡剡誠恪振美西州歸功東閣

屬逢有道時唯我 皇重懸玉鏡再
理珠囊三乘既闡十地兼揚俾夫慧
日幽而更光粵余庸眇幸參塵末長
自蓬門靡馭靡括高山斯仰清流是
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葛

釋彥棕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已
來英俊賢明捨家入道者萬計其中
罕能兼善一二美者有焉至若視聽
貌言洽聞強識輕生重道絕域遐征
貞操勁松筠雅志陵金石群雄^五草慮
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抑又聞

之三藏當盛暑之辰體无霑液祁寒之際貌不慘悽又不死不申不欠不嚏斯盖未詳其地位何賢聖之可格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徵慶繁縟將終之日色貌數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賣梅檀末香至請依西國法以塗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人作色曰弟子別奉進止師等若不許請錄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殮已人覺異香等蓮花之氣互相驚問皆云若茲向人除併殮衣唯留襯服衆

觀三藏貌如生人皆踴絕共視向人
塗香服殮蓋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
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迹自非
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粵我同儔幸
希景仰勗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第九張

通